

卷之三

荣 格

〔英〕 安东尼·斯托尔 著
陈静 章建刚 译

责任编辑：李 河
责任校对：易小放
封面设计：杨永德
版式设计：李 勤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

荣 格

(英) 安东尼·斯托尔 著

陈静 章建刚 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 版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36×965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00 千字

1989 年 7 月第 1 版 198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600 册

ISBN7·5004·0424·7/B·75 定价：1.75 元

编者献辞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出版了，我们编委会全体成员向尊敬的读者致意！你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但在这里，我们都站在崇高的人类文明的精神殿堂的入口处，我们都沐浴着几千年圣贤哲人的思想睿智之光。这套丛书所介绍的精神巨人的思想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整个世界，我们的时代和我们个人都深深受着他们创造性思想成果的影响。

相当长的时间以来，我们接受了一种极片面的看法，以为只要接受了文明的最新成果就足以创立未来的理想社会。其实，人类文明演化的每一阶段，人类精神发展的每一里程，以及每一独立形成的文明系统都有其不可替代的

价值，都会产生站在那个时代巅峰上的思想巨人。这些巨人的深邃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以及他们对于真理永无止境的追求，将与人类文明共存。正像马克思是不朽的一样，黑格尔和苏格拉底也是不朽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学术界几十年来在介绍和研究世界大思想家的精神遗产方面存在某些片面性，许多人物不仅他们的著作从无译本加以介绍，甚至连名字也被禁止提起。因此，编辑出版一套系统介绍世界上最重要的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的丛书，作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其意义是毋需多说的。为了保证丛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水平，我们决定从外国享有盛誉的学术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世界著名思想家的研究和介绍性丛书中加以挑选，进行翻译。如无相应丛书，则选择其学术价值在世界上得到公认的权威著作为译本。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仅能使读者概括地了解所介绍的人物的生平和思想，而且了解关于这些思想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在选择译本时，我们力求取材通俗，以便使具有中等文化程度以下的读者不致望而却步。

我们都是刚刚开始从事理论工作的青年人，若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界前辈的指导，

没有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同志的鼎力协助，丛书不会这样顺利和迅速地问世，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谢意。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辑委员会

译者序

荣格这个名字，对于中国读者已不再陌生。做为一位有鲜明个性的思想家，荣格的形象已随着西方当代思想的大量介绍而从原来比较单薄、模糊的背景中凸现出来。要了解他的思想，我们可以在国内的图书馆中看到荣格的全部18卷文集（英文版），而美国心理学家霍尔等人所著《荣格心理学入门》则已经有了两个中译本，似乎在眼下无论专家还是普通读者都不应有再多的抱怨。想了解他的生平，那么荣格的自传《记忆·梦·反省》已经有了中译本出版，而有兴趣的读者起码还可以在北京图书馆读到温钦特·布洛姆所著《荣格：其人及其神话》一书（英文版），我们已完全有条件从内省和外观的两种角度去了解这位学识渊

博、思想奇特的瑞士人的一生。那么，这本介绍荣格的小书意义何在呢？

我们认为，斯托尔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把荣格的思想处处与弗洛伊德加以对照，他把精神分析运动这两位大师间的纷繁纠葛细心地加以梳理，无论是他们之间友情的萌生、发展与破裂，还是他们思想之间的认同、影响和差异。读罢，相信读者一定会明白，这两位精神分析学家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他们之间如果没有冲突才是真正奇怪的，因为他们在家庭环境、人格气质、职业与知识背景、所继承的哲学传统、对于科学与宗教的理解、精神病学理论的出发点与治疗方法等一系列重要方面是不同的。我想这一特点足以表明这本小册子的出版价值，因为我国的研究者和一般读者正需要在广义的精神分析运动中具体地区别荣格与弗洛伊德。

当然，这本书并没有让荣格与弗洛伊德平分秋色，它毕竟在着重介绍荣格的思想，尤其是他关于原型与集体无意识的思想、关于人格类型和自我调节的思想、关于个性化过程的思想，等等。因而在这儿谈谈这些思想的两个更基本的前提也许是不无益处的。在无意识心理学这两位大师的一系列冲突中，我们想先简略

地谈一下，他们在哲学背景上的区别以及他们在精神病学理论出发点上的差异。

在欧洲大陆，比各种意识形态或不同人文学科的差异以及哲学唯心论唯物论的对立更深刻的思想传统也许是一种整体论 (holism) 和动力学 (dynamics) 的观念。无论是孔德还是列维-斯特劳斯，无论是索绪尔还是 K·考夫卡或 M·韦特墨，又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他们的思想中都毫无例外地贯彻着这种信念。事实上，在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只要使用“有机的”或“有机体”这样的概念，就意味着研究者对于整体论和动力学的承诺。在这一点上，荣格与弗洛伊德都不属例外，他们都将人格看成一个有机整体，都认为人格是一个动力系统，这种动力源便是力比多或心理能。

然而，当我们注意他们二人更具体些的哲学传统时，差异立即出现了。弗洛伊德在哲学上继承的传统可以称为科学的世界观 (Weltanschauung; world-view)。对于他来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也许比其它思想对他的影响更大，如果一定要讲哲学传统，弗洛伊德说：“我一直乐于接受费希纳的思想，在许多重要观点上信奉这位思想家。”虽然“精神分析与

叔本华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偶合”，但“读叔本华的著作在我一生中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而由于尼采与精神分析的惊人相似，弗洛伊德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避免接触他的著作”。^①此外，或许除了家庭气氛和科学精神的影响，当时欧洲对犹太人的歧视也促使弗洛伊德更多地放弃了宗教信仰和对宗教问题的关注，起码是回避了对宗教问题的更多谈论；相反，弗洛伊德对于社会的公正与和谐有一定的兴趣，学生时代他曾热心过法律。

比弗洛伊德小 19 岁的荣格则完全不同，他对哲学和宗教问题有更多的兴趣。他认真阅读过康德和叔本华的著作。另外，尽管尼采说上帝死了，而荣格把上帝作为深层心理中维持个体整合的指导原则，但尼采对荣格确有重大影响。1934 年，在苏黎士的心理俱乐部中，他专门讨论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作为精神病医生，荣格也尊重科学。他宣称，凡是采用与他同样方法的人都会发现并确认他所发现的那些事实；但他又能清醒地意识到主观因素对他观点的影响，他说：“哲学的批判已使我看

① 《弗洛伊德自传》，第82页。

到，任何一种心理学，包括我的，都具有一种主观自白的特性，即使当我处理经验材料时，我必然也在谈论着自己。”^①

弗洛伊德与荣格在世界观上的差别在“无意识”的归属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清楚。无意识这个概念究竟指向一种什么样的实在（或现实）呢？对语义、概念十分敏感的哲学家们会提出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所谓心理的内容便是意识的内容，说无意识心理不就等于说“无意识的意识”吗？这与说“方的圆”不是同样荒谬吗？在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对无意识概念的所指有一种科学家的自信。他认为“对于哲学家的这种癖性只能以一耸肩而置之不理。”“关于这一无意识的最初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同那个关于意识的本质是什么的老问题一样，都不易感知且没有实用价值”。^②显然，他的态度是经验主义的、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并有那么一点实用主义的。他对无意识的探讨也总是朝着生理学、病理学和儿童发展心理学的方向发展的。荣格与此不同，他努力界定无意识的存在及其表现。由于意识到无意识本身

^① 《荣格文集》第4卷，第774页。

^② 《弗洛伊德自传》，第39—40页。

不可知觉性，荣格必然一方面思辨地区分无意识的实在状态和表现形式，一方面严格规定自己的语言。他以为，准确地说，“无意识”不是心理的东西，而只是“类心理的”东西。它所指的是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以外的另一种现实，它本身是永远不可直接感知的物自体，但又可以作为表象和观念的组织者（或组织能力）显现自身。这当然是典型的康德式的现象论，这种现象论比起休谟的经验主义更有着一种对缺席者（absentee）的关怀。从这种立场出发，荣格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原型与原型表象（原型观念）的区别（非常遗憾的是他的强调依然未能引起我国某些研究者的足够注意），他声明：“原型并不是依据它们的内容而仅仅是依据它们的形式来确定的”。尽管荣格在谈论集体无意识在个体心理上的表现时常常使用“遗传的”之类生物学、生理学概念，但从骨子里，他更倾向于把集体无意识作为一种超验的、先验的、前存在的（*pre-existent*）材料来处理。这样他的心理学难免会与神话学、比较宗教学等原始文化理论相互纠缠，他的精神病学理论也难免要与诸种文化范畴相互参照。

如果我们注意到了这两位分析学家在哲学

传统上的差异，就可能发现他们在整体论和动力学思想上也有差异。由于以科学主义为指导，弗洛伊德当然会注重对原始性欲——力比多及其运动方式作出说明，同时让人格系统的整体质问题保持一种开放的、或叫实践的、临床的状态；而荣格则会更多地注重人格系统动力平衡的维系方式和修补方式，而把弗洛伊德所说的力比多泛化为人格系统中的原动力，或一般的心理能。由于同样的原因，弗洛伊德更注重对精神病原因的探讨，并且这种科学的探讨难免把人格向其动物本能和原始欲望方向追溯；而荣格更注重整合目标的实现，并且这种对理想状态的追求难免带上浓烈的思辨色彩甚至宗教气息。从理论及其实践效果上看，弗洛伊德的成功更多具有社会学意义和病理学意义；而荣格的成功更多地具有人本学和文化学的意义。对各自所受到的误解，弗洛伊德抱怨囿于传统道德偏见的人们不敢正视性的现实，因而不相信科学的解说；荣格却慨叹自己的孤独，抱怨人们对他的热切希望表达的东西根本不想知道。如果还要谈谈二者的命运，那么弗洛伊德无疑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只要欧洲人消除了传统的道德偏见和种族偏见，而科学的潮流又势不可当，弗洛伊德就会成功；而荣

格的成功之路还要遥远，不仅需要欧洲，而且需要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反省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而人们对于自己的语言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他才会出现在更多人的视野里。

说到底，弗洛伊德与荣格都是精神病学家，各自都有一定的精神病治疗临床经验，他们的著作中有相当的部分是根据这些临床经验写出的。但习惯上总说荣格（还有阿德勒）是从精神分析学派中分化出去并建立了自己的学派的。这样说给人的印象是最初他们观点一致，以后有了分歧。事实上，在这两位精神病学家展开热诚合作之前，各自都已独立地做了不少工作，荣格在与弗洛伊德相见之前，起码有了六年的精神病学研究实践。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在精神病学这一特殊领域中，科学家本人的气质对于他的理论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并且我们又确信这两位科学家的秉性的确不同，那么，说他们的理论从最初便是两种，而后有一些相互影响，最终又失去了联系才是比较符合事实的。让我们试着以下面的图表来说明弗洛伊德与荣格在精神病学基本理论方面的差异和联系。

弗洛伊德的理论可以用图1来表示。随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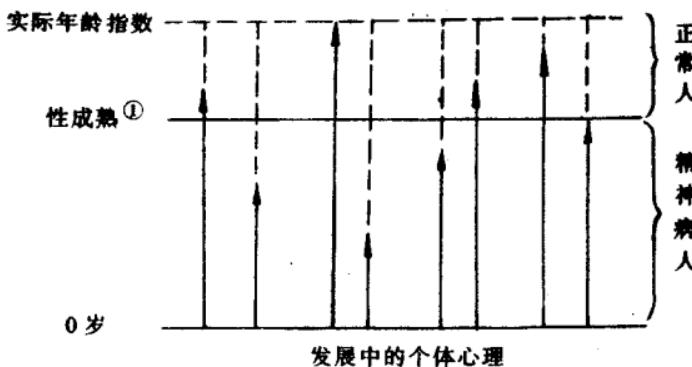


图 1

年令增长，机体与心理同步成长，成功地进入了成人社会的人是正常的。凡是成年后（或青春期）心理发展未达到性成熟标准的人便是精神病人。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正常心理发展过程受到阻碍或者压抑而陷于停滞，在那一点上形成了一个情结（complex）或叫固结（fixation）。当然，病人受到压抑的力比多依然积蓄着，最后可能以“异常”的方式渲泄，这便有了精神病人的外部行为表现，它的语言和行为往往是不可理解的或反社会的。于是，精神分析医生就要通过种种分析手段（催眠、释梦、“谈出”……），解开病人心理上的情结，使积蓄的心理能安全释放，从而让病人的心理继

续发展，终于达到性成熟，^①成功进入成人社会。^②

荣格的理论可以用图 2 来表示。每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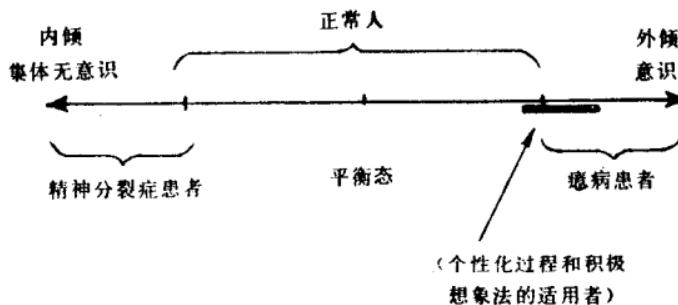


图 2

正常的心理与人格都有两个源，即意识与（集体）无意识。正常人虽然有内倾性格和外倾性格之分，但毕竟比较平衡。精神病人可以分成

① 性成熟 (genitality)，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有着比较宽泛的含义，它不仅意味着性欲，还意味着一个儿童的机体成熟，意味着他在社会中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意味着他将与他人、尤其是异性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意味着一种成人心理及完整人格的形成。故我们将这个词译为性成熟。

② 应该注意的是：a. 弗洛伊德在精神病方面研究较深入的是癔病，这种病在年轻女性中发病率较高。b. 根据需要，在这个模式中，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未得到体现，弗洛伊德说的无意识通常是指个体无意识，后面荣格模式也将对等地不考虑其个体无意识的问题。

两类：一类是过多地受制于意识到的外部现实、过多地疏远了无意识（即内心情绪中心）、最终失去了生活意义的人，这便是癔病患者；另一类人则过多地疏远了外部世界，割断了所有的人际关系，为内心的情感体验所强迫，这便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人的一生中，心理平衡始终是一个动力过程，心理能始终要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人格类型是可以改变的，两种类型的精神疾病也是可以治愈的。发展地看，人在前半生，总要努力适应外部世界，力争在社会上站稳脚跟，因而他的意识方面发展较快，外倾的方面应该占优势；而到了后半生，他已经获得了成就、地位、权利、财富和爱人，就应注意与无意识多保持联系，不要让内倾的方面偏废了。这样，他才能感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同时又能坦然地面对死亡。

有了这两张简图，我们通过直观便可感觉到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的不同，也可以推断出这二者冲突的根本原因。但找到他们的理论对立只是为了准确地区分和理解二者，一种更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是在二者之间找到沟通的可能性，这或许也是一种寻求更高层次上新整合的内在冲动，因为我们确信理论总是以这样